



冷月凄风苦玉莲

Discussion on Huai Opera <Wang Yulian>

观淮剧《王玉莲》

□震白

艺术之鱼，只有在市场的活水中才能茁壮成长。戏曲艺术更是从诞生、发展、成熟乃至辉煌、萎缩都受到市场的影响和调节。

艺术作为商品，无疑要受到市场的调控；而市场就像林妹妹那张俏脸，说变就变。因此，必须小心侍候，同时，也说明商品受市场影响不是单向的，商品也能培育市场。市场有当前市场，也有远景市场。戏曲的远景市场就是年轻观众。对于戏曲艺术而言，如果着眼点离开了对年轻观众的吸引和培养，那保护传承也罢，弘扬振兴也罢，目的是为了什么呢？

由于历史进步、社会发展、环境变迁、语言生活等等的变化，使现代观众对传统戏曲中的某些思想和内容会产生不理解，甚至是逆反心理。就以京剧麒派名剧《斩经堂》为例，现代年轻观众很难理解、接受：“既然吴和王是非常恩爱的夫妻，吴汉怎么会盲目听从他母亲的话，对恩爱的妻子说杀就杀？吴母是不是老年痴呆了”、“王莽杀了吴汉的父亲，可王莽的女儿对此事并不知情，她又有什么过错”等等。

的母亲闻讯大惊，对吴汉说出往事，要吴汉释放刘秀并进一步展开了逼迫吴汉杀妻的剧情。

整出戏没有过分突出王玉莲的怨天尤人，而是极力发展、铺陈了王玉莲的善良情感，放大了王玉莲与吴汉的爱情足迹，把王玉莲的个人命运融合于家国的苦难命运，渲染了当爱情遭遇政治挑战时，吴汉由杀妻转向休妻、别妻；王玉莲由怨夫转向疼夫、爱夫、救夫，将淮剧传统戏中的“三杀”，改成“一杀、二休、三投湖”，努力使人性的花朵绽放在腥风血雨的政治斗争中。

这样的改编很成功。因为它接了地气：没有放弃老观众，照样有丰富的曲牌，大量的垛板，仍然具有淮剧性、戏曲性；同时，它又能招徕新观众，因为爱情是人类永恒的主题。王玉莲与吴汉的爱情渲染，让年轻观众在传统戏曲中感受到爱的伟大，产生对爱的崇敬。

观众如果不理解、不接受，甚至反感它的思想和内容，那么周信芳在戏中所有为了表现情感激动、悲愤而呈现出的精彩的做功、演技，在年轻观众的眼里都会像鬼画符一样可笑。

或许有人会提出，欣赏传统戏

激活传统，链接时代元素，是很多戏曲工作者努力的目标，也正是江苏省淮剧团新编古装剧《王玉莲》所取得的艺术效果。《王玉莲》是在传统淮剧《吴汉三杀》的基础上，另辟蹊径改编而来。《吴汉三杀》则改编自京剧《斩经堂》。

《斩经堂》的吴汉杀妻，本没有曲折的剧情，着重的是精神层面的展现。而新编淮剧《王玉莲》却丰富了情节，以吴汉的妻子王玉莲为主角，把原来的主题——国仇家恨改为男女主人公的生情死爱。该剧叙述了吴汉与王玉莲青梅竹马、两小无猜，后因王玉莲的父亲王莽篡汉自立，残杀了忠于汉朝的吴承业（吴汉的父亲），而战乱又使吴汉与王玉莲失散。数年后，吴汉长大，武场夺魁，王莽招他为驸马，并命他镇守潼关。新婚之夜，两人相认，于是浓情蜜意，恩爱逾常。吴汉镇守潼关，奉王莽命捉拿了汉朝宗室刘秀。吴汉



曲主要就是欣赏技艺的。言下之意，内容不重要。可是，如果没有内容或内容难以理解和接受，那传统戏曲只能留下技艺可供欣赏。这无疑是将传统戏曲退化为一堆歌舞和杂耍的混合物，怎能引得年轻观众的青睐？演员是分“几级几级”，观众更是分“几段几段”。因此，必须因材施教，因人演戏。货卖与识家，要使现代年轻观众接受传统戏曲，就需要让年轻观众从理解、接受传统戏曲的内容入手。戏曲既不能舍弃年轻观众，又不能割裂传统。如何在两者之间融汇沟通，就需要戏曲工作者的努力。

因此，江苏省淮剧团改编演出的《王玉莲》取得成功，相当有意义。

整台戏的生、旦、净等各行当饰演的人物都各具个性、尽显风采。演员俊美的扮相以及优美的唱腔吸引了新、老观众，特别是王玉莲的扮演者陈澄，表演细腻，嗓音甜润，唱做俱佳，看得出她在表演方面吸收了京昆表演的细腻和典雅。这样，与淮剧自有的声腔艺术加以结合，使剧中人物的气质得到很好的提升。

传统淮剧相对于京昆来说，是从民间歌舞演唱更加直接、更加自然地发展而来。过去要讨生活，当

然须以俚俗为尚。淮剧产生和成长，是有观众基础的，过去的观众只要听见演员唱得多就高兴，所谓的打死翻死只拿半股，开口能唱稳拿一股。至于演员唱的内容是什么，往往不太顾及。

现在则不同了，粗糙俚俗的文字，也许就会引起观众的不满甚至反感。因为社会进步了，观众的修养素质也提高了，就算是农民也是新时代的农民了。如果不与时俱进，死抱着过去的创作方法，是会被观众抛弃的。这次《王玉莲》的唱词创作就很典雅而优美。例如“也许前世你播下了一粒莲子，注定今生要为你绽放一次。匆匆绽放，匆匆凋谢，犹羡风吹荷叶私语窃窃”本身就是一首诗。

当然，这个戏还是有可以斟酌的地方。例如，剧中为了铺垫吴、王的爱情，设计了他们的青梅竹马。因此，王莽应知道吴的身世。王莽明知他是对头的儿子，却让他镇守要地潼关（长安的门户），这不可信。其实，炽热的爱情不一定非要具有青梅竹马的基础。

另外，剧情说明刘秀的目的是穿关而过下南阳。他不是要策反吴汉，更不是要逼吴汉杀妻，因为他不具备这个条件。刘秀被捕之后，就是砧板上的肉。理智的刘秀，就应该赶快脱身，不会反复要挟吴汉杀妻，夺兵符，万一吴汉被逼急了，突然变卦反咬一口，怎么办？刘秀岂不是偷鸡不成蚀把米？

吴汉杀妻的故事，田汉认为“彻头彻尾是艺术家的虚构”。是的，这个故事并不见载于正史《后汉书·吴（汉）盖陈臧列传》，也没有见载于其他野史。但是艺术的虚

构，必有其生活的真实。历史上，有相同的故事。《史记·孙子吴起列传》记载“齐人攻鲁，鲁欲将吴起。吴起娶齐女，而鲁人疑之。吴起于是欲就名，遂杀其妻以明不与齐也。鲁卒以为将。”笔者猜想是过去编戏的人把吴起的事移到了吴汉头上。鲁国人逼吴起杀妻，是有这个条件的；而《王玉莲》中的刘秀不具备鲁国人这个条件。

因此，笔者建议，《王玉莲》中反复逼吴汉杀妻的角色还是应该安排给吴汉的母亲。她提出这个要求，并不荒谬。因为吴汉不但有家庭责任（报父仇），更有社会责任。要求吴汉杀妻，不仅仅是杀了国贼的女儿报家仇；更需要的是，以此向刘秀表忠心，并使吴汉坚定起义立场，绝其后路。

在原剧的结构上，把这层含义融合进去，造成事业和爱情的矛盾冲突，就更有现代意味。最后，如果能反其意而用之，让刘秀这个“长者”（正史上的记载，正因为“光武长者”，所以使吴汉“独欲归心”）出面，解开吴汉杀妻的死扣，给戏留下一个温暖的结尾。这，也是有生活真实的。《世说新语》中“方正”篇记载，三国时，“郭淮作关中都督，……淮妻，太尉王凌之妹，坐凌事，当并诛，……淮与宣帝（司马懿）书曰：‘五子哀恋，思念其母，其母既亡，则无五子，五子若陨，亦复无淮。’宣帝乃表，特原淮妻。”

如此结局，或许更能满足观众的善良心理。同时，也能使《王玉莲》这个戏改编得更彻底。戏曲中大团圆的结局未必不可行，京剧《金锁记》（《六月雪》）就有这样的做法。